

火车晚点了。月台笼罩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，小孟下车的时候有一片雪片飘到他的脖子上，风把他的大衣下摆吹向两侧，而且发出呼呼的声音，这使他注意到天城的气温比想象中的更要寒冷。小孟提着行李走在出站的人群中，他好几次抬头向四周张望，没有看到他记忆中的宋代砖塔，除了夜色、灯光和各地雷同的高层建筑愚蠢的轮廓，他没有看到什么。那座宋代砖塔一定是被建筑物遮挡住了。广场上泥雪交加，显得很空旷。人和汽车、三轮车、自行车紊乱地挤在出口处的栏杆外面。栏杆外的人看上去很亲切，却都是陌生人。小孟放下了行李。表哥不在外面，他感到有点意外。小孟又看了看手表，已经晚点两个小时了，他想表哥他们也许找地方打发时间去了。有人隔着栏杆来拉小孟的胳膊，说，同志要住宿吗？是个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妇女，有好几个这样的妇女举着什么招待所什么旅店的牌子在那里揽客。小孟说，我不住宿，你听不出来我是本地人吗？小孟说了这句话以后就笑了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天城方言是多么生硬。离开此地十多年，他其实已经不会说天城的方言了。小孟在那里抽了两支烟。接站的人都走光了，小孟还是没有看见他的表哥或者亲戚，他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风从广场上吹过来，带着刺骨的寒意。小孟有点焦躁，他看见一辆破旧的国产小面包车开过来，停在公共厕所门口。那辆车带给小孟一个希望，但随着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，小孟的希望马上就破灭了，他看着那个男人向出口处这里走来，男人手里举着的牌子越来越清楚，上面写着：第二教育招待所。服务周到。设施一流。价格便宜。教师优惠。小孟东张西望的时候听见好几个揽客的妇女向他急切地宣传什么，他不搭理她们，他没有必要搭理她们。即使今天没地方可去，他也不想随随便便地投宿到一个陌生的低档旅社去。小孟避开了一个妇女的纠缠，转过脸看着广场上的大广告牌，广告牌上仍然保留着夏天的内容，一个衣着暴露面容靓丽的少女手握一瓶饮料，微笑着看着路人，广告词更是夏季风味的：喝了透心凉。小孟不由得笑了笑，这时他注意到那个从面包车上下来的男人，他也在笑，他微笑着对小孟摇晃着手上的牌子，用眼神示意小孟，让他看那块牌子。小孟摇头，说，我不是教师。那个人还是不说话，他突然把牌子反转过来，牌子的另一面内容原来是不一样的：应有尽有，舒适到家。彩电空调。桑拿按摩。小孟觉得那个男人面熟，尤其是他看上去有点僵硬的微笑，小孟专注地盯了他一眼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些奇怪的词语：大气。压力。小孟现在确信他是中学时代的物理教师。他想叫他，但小孟只是张了张嘴。他忘了他的姓名了。也许姓柴，也许姓蔡，也许都不是，小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他想起来的是物理教师的绰号：柴油。小孟有点发窘，他的神色无疑让对方察觉到了某种希望，柴油——我们暂且这么称呼他——突然向小孟挤了挤眼睛，说，这么冷的天，何必站在这里受冻？去我们招待所，你不会后悔的，我们是学校办的招待所，人民教师不会骗人的。小孟嘻的一笑，他又听到了柴

油的声音，是那种被人称作公鸭嗓的很响亮的声音。柴油打量着小孟，忽然蹲下来，一只戴着棉手套的手越过栏杆，拽住了小孟的旅行袋。他说，我们有专车接送，这么冷的天，我也不想守在这里，拉上你就开车，怎么样？小孟下意识地护住了行李，一种莫名的歉意使他有点慌张，他说，对不起#####我不习惯住你们那种招待所。柴油的眼睛亮了一下，他站起来，仍然带着僵硬的微笑看着小孟，我们那种招待所？他说，先生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呀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条件不好？我们是教育系统的招待所，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不骗人的。说有暖气就有暖气，说有彩电就有彩电，说有热水就有热水！柴油发急的样子让小孟想起了从前的物理课。大气。压力。谁在说话？谁不想听课就给我滚出去！小孟断定柴油对自己已经了无印象，正因为如此，他内心的那种歉意更深了。小孟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不爱看电视。其实，其实就住一夜，条件好不好无所谓，干净最重要。小孟看见柴油嘴角掠过一丝冷笑，就像从前他夹着作业本进教室时一样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干净？告诉你我们是卫生标兵！柴油看上去有点愤怒了，他说，你以为我是骗子啊，啊？我当了三十年人民教师，现在退休来发挥一点余热而已，你以为我跑到火车站是来骗人的？啊？小孟开始感到惊慌了，现在他清晰地重温了好多年前在物理课上面对柴油的绝境，他永远不能准确地回答他的问题，而他却特别喜欢向他提问。小孟想他一眼就认出了柴油，他为什么认不出我来呢？栏杆外面的那几个妇女开始交头接耳，他们注视小孟的眼神充满责备的意味，谁让你接他的茬儿的？小孟涨红了脸，他把行李提起来在栏杆里面走了一圈，瞄了柴油一眼，柴油却不看他，他用手中的牌子一次次地敲打着栏杆，看得出来，老师的气还没有消，小孟又踱了一圈，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几乎在瞬间变成了事实，小孟突然走到柴油面前，他说，好吧，我到你们招待所住一夜。这个城市已经面目全非。发展是硬道理。城市的归宿是无数的建筑工地和霓虹灯，这没有错。小孟在那辆破面包车上颠簸了大约半个小时，车停了，他听见柴油对他说，到了，我告诉你不远就是不远，这是老城区，三十年代是天城最繁华的地方！小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这种被整体拆除的街道在如今的城市里比比皆是，遍地瓦砾残砖，只有一些可以再利用的木门木窗被人整齐地码放在一起，当你不能将建筑物或者树木作为坐标，迷失方向是必然的。小孟说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什么鬼地方？他看见一座三层楼房孤零零地竖在废墟之中，只有一楼亮着灯光。小孟说，这是一片废墟嘛。柴油没有答话，他夺过小孟的行李向楼房跑去，边跑边喊，张大姐，开一间房！招待所里弥漫着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，服务台后的那个女人守着一台电暖气，不卑不亢地看着小孟。小孟站在服务台面前犹豫着，他说，看这样子，你们这里不会有暖气的。女人说，有空调。小孟说，什么一流设施，看这样子，你们这里什么设施也不会有。女人看了看小孟，又看看一边的柴油，抿着嘴笑。小孟说，四周的房子都拆了，你们怎么不拆迁？看这样子像黑店嘛。小孟话音未落，肩膀上就被揉了一下，是柴油在揉他。柴油怒视着小孟，你这位先生怎么说话呢？想住就住，不想住就滚，你怎么可以污辱人？黑店，什么黑店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，啊？小孟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小孟说，开个玩笑，你发什么火？柴油仍然瞪着眼睛，开玩笑不是这种开法，开玩笑也不能污辱别人的人格，你懂不懂？小孟讪笑着，他说，我懂，我懂了。小

孟已经退到了门边，他向玻璃门外面张望了一眼，外面黑漆漆的，那辆小面包车已经开走了。小孟无法摆脱上当受骗的感觉，正是这种受骗感使他迟迟不愿办理登记手续。他站在门边，挠着脑袋。那个女的突然咳了一声，她说，你要是不愿意住，我们也不强迫你，出门，沿着街向前走四百米，有一家旅馆条件好一些。小孟感激地看着她，问，那家有暖气吗？女的没来得及说话，柴油怒声嚷嚷起来，哪来什么暖气？这是天城，不是北京，哪来那么多暖气，有空调就不错了！小孟摇了摇头，他觉得多年以后对柴油的嗓门仍然有一种敬畏之感，大气压力！不会就不会，你狡辩什么？小孟想假如他认出我来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？小孟推了一下门，然后又轻轻地关上了，他说，外面真冷，天城现在怎么这样冷？柴油向他翻了翻眼睛，似乎是对这种废话表示不屑。小孟说，我以前在这里生活了八年，我在这里上的学。他注意到柴油脸上充满敌意的表情变得缓和了，他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说，那就行了，你是游子回乡，对我们天城应该有点感情的，怎么可以摆阔佬派头，嫌这嫌那的？小孟看着柴油，他希望他继续这个话题，问他以前住哪里，在哪所中学上的学，但是柴油拿起了一份报纸，不再和小孟搭话，这与小孟对他的记忆相符，他记得柴油以前也不是那么容易原谅犯了错误的学生的。他是一个让你别扭的人。现在仍然这样。小孟挠着脑袋，他还在犹豫。是服务台里的那个女人婉转地挽留小孟，她说，这么晚了，这么冷的天，我看你就在这里将就一夜吧。 房间与小孟想象的一样简陋而破败，床上的印花床单和棉被摸上去是潮的，电视机是十几年前的孔雀牌，彩色的图像已经失真，女播音员的脸是绿色的，而嘴唇像是涂过血浆似的，红得惊人。惟一的意外是那个阳台，一个很大的阳台，像一件奢侈的装饰品徒劳地挂在窗外。柴油用遥控器打开了空调，然后他把遥控器放进了口袋，或许是注意到了客人惊讶的眼神，他坦然地解释了招待所的规章制度，说，没办法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我们已经丢了四个遥控器了。小孟说，你怕我偷你的遥控器？柴油摇摇头，他说，不是怕你偷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这是我们的规章制度，打开空调以后都要把遥控器拿走。小孟说，你还不信任我，说来说去你还是怕我偷遥控器。柴油说，嗨，你这位先生说话就是不中听，规章制度人人要遵守，今天是我值班，丢了遥控器我要赔的。小孟大笑起来，说来说去你还是怕赔嘛。柴油被小孟逗乐了，他捂着口袋，有点窘迫地向房门外面走，像是逃跑似的。小孟在后面说，我们应该聊聊的，我能跟你聊聊吗？柴油没有回头，他摆摆手说，不聊了，你休息吧。小孟跟着他走到门外，柴油的背影已经消失在楼梯上了，小老头像孩子似的逃走了。小孟理解他的心情，小孟其实也不能确定，是否一定要跟从前的物理老师聊天，即使他们的师生关系雾开云散，小孟也不能确定他们在一起该说些什么。 透过窗玻璃可以看见阳台上积着雪。一只拖把架在阳台的角上，拖把上还晾着一只塑料袋。小孟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他想给表哥打个电话，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空调呜呜地鸣响着，小孟把手举到送风口，风还是冷的。房间的气温没有改变。小孟想这不是享受的夜晚，他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了。也许柴油说得对，游子回乡，许多事情应该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小孟打开了通向阳台的门，一股冷风扑面而来，他差点放弃了去阳台的念头，但是小孟突然发现他俯瞰的是一所学校，准确地说是一所学校的操场，他突然觉得那片操场似曾相识。 操场就在二十米

以外，积雪未能覆盖住椭圆形的跑道的轮廓，而且在夜色中清楚地划出了单杠和双杠的几条直线。学校一定也在拆迁之列，因为几栋楼房都只剩下一个骨架，门窗都被卸去了。一根高高的旗杆耸立在台阶前，台阶蒙着雪，远远闪烁着一层白光，似曾相识。小孟转过脸向西北方向眺望，这次他看见了那座宋代砖塔的黑影，它与学校的旗杆遥遥相对。小孟对于天城的方位感一下恢复了，现在小孟确定他视线中的学校就是东风中学，就是他曾经就读的那所中学。

小孟至今记得东风中学的跑道长度是三百七十五米，比正规的田径跑道短了二十五米。这是当年体育老师告诉他的。那个体育老师非常赏识小孟在长跑方面显露的才华。小孟俯瞰着雪后的操场，依稀看见一个穿白色背心的少年沿着跑道奔跑着，三百七十五米，跑四圈正好是一千五百米。那是他最擅长的项目。那是他从前的生活。小孟向操场方向怪叫了一声。被遗弃的操场在夜色中显得非常凄凉，一些水泥预制板堆放在沙坑的位置上，有人在上面堆了一个雪人，这使凄凉的操场更加凄凉。游子回乡。小孟突然觉得自己在无意中接近了这种人为的情境，他笑了，他想我不是这种人，我不能再冒着寒冷回忆什么了。一切只是巧合，巧合是什么呢？巧合只是巧合。

房间里温度依旧。小孟很快发现那台空调一直在送风，而没有制热。他走到走廊，向楼下高声喊道，师傅，空调有问题，你上来看创！小孟惊讶于自己对柴油的称呼，他为什么叫他师傅呢？无论如何他不该称他为师傅的。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懒洋洋的脚步声，他看见柴油穿着毛衣上来了，手里拿着那只遥控器。看上去他已经睡下了。空调怎么啦？柴油说，不是在运转了吗？怎么会有问题呢？小孟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一丝令人不快的情绪，柴油似乎是在怀疑他寻衅闹事，小孟收敛了脸上的笑容，说，有没有问题，你自己去看。

柴油对空调机的知识显然是肤浅的，小孟看着他在遥控器上胡乱地按了一气，风叶突然咯地响了一下，然后就不动了。糟糕，柴油突然叫了一声，锁住了？是不是锁住了？小孟说，空调不是照相机，不会自动锁住的。他示意柴油把遥控器交给他，但是柴油不理他。柴油仍然焦急地按着这里那里，嘴里冒出一句，现在的小青年都自以为是，空调不是照相机就不会自动锁住，这种说法就科学吗？小孟笑了笑，让我试试。小孟向他摊开手掌，说，让我试试行吗？他看见柴油的鼻孔抽搐了一下，他猛地把遥控器拍在他的手上，你试试，让你试试，柴油说，我打不开，看你把它打开吧。柴油那种毫无必要的愤怒让小孟想起了从前的物理课，他就是那么愤怒地讲着虹吸原理。大气。压力。大气压力。小孟忍不住地与他开了个玩笑，他说，也许是大气压力不够。柴油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玩笑，他嗤地冷笑一声，说，现在的小青年就是这样，半瓶子醋乱晃。小孟有点狼狈，他在柴油嘲讽的目光中按着遥控器，却没有唤醒那台讨厌的空调机。空调机像是失灵了。小孟挠着脑袋，他说，会不会是遥控器没有电池了？然后他就听见了柴油得意的声音，他说，不可能。小孟说，怎么不可能？柴油抢过了小孟手里的遥控器，他说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，上礼拜刚刚换的电池！柴油脸上那种得胜的表情让小孟有点恼火，他坐到床上，看着柴油和他手里的遥控器，没有空调让我怎么睡觉？小孟说，你说有空调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台破空调！柴油仍然努力地按着遥控器，一边向小孟做着稍等片刻的手势。小孟说，你别瞎折腾了，肯定是坏了，你给我换一间房间吧。柴油这时看了小孟一眼，他看到了小孟的愠色，他说，只有

这间有空调，实在不行，只好委屈你一下了。小孟怪笑了一声，说，好，委屈我冻一夜。柴油猛地回头逼视小孟，然后他的脸上出现一种决绝的微笑，他用极快的动作将遥控器收回到口袋中，向外面走去，减掉你的空调费，他大声说，不会收你空调费的，请你不要把我当骗子看待。 房间门被重重地摔了一下。小孟坐在床上，内心充满了沮丧感。不光是因为冰冷的房间，他觉得这个夜晚的经历像是一次错误的旅行，他明明是想去南方，却身不由己地往北方去了。他与老师的相遇不该是这样的，也许应该挑明了，但是小孟现在怀疑挑明他们的师生关系还有什么意义，也许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摆在小孟面前的现实是他必须在这个寒冷的房间里过上一夜，然后让这次相遇再次成为记忆。 小孟卷着被子睡了。他很年轻，其实不是那么怕冷。他甚至想象柴油会对他说这句话，年轻人冻一下不会冻死的。柴油没有说这句话，他是一个让你别扭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刻薄无礼的人。过去这样，现在还这样。小孟后来就睡着了。假如是一夜无梦就没事了，后来的事情也许就没有了，可小孟那天做了一个关于考试的梦，他很多年没做这种梦了，他梦见自己在考试，梦见自己小便很着急，于是他推开考卷站了起来。他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迷迷糊糊地走到走廊上。厕所在走廊上。小孟打着寒战在小便池边的时候听见哪扇门被风撞响了，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什么，等到他去推自己房间的门时，门却推不开了，是门锁出了问题，这回真的是锁住了！小孟现在感到这个夜晚成了一个问题的夜晚，他只穿着内衣，他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寒冷，小孟抱着肩膀向楼梯那里冲去，小孟向楼下高声叫喊起来，快拿钥匙来，我被锁在外面了！ 大约在一分钟过后，柴油睡眼惺忪地出现在走廊上，他说，又怎么啦，你出来怎么能上锁呢，上厕所把门带一下就行了。小孟说，不是我锁的，是风把门撞上了，你们这儿什么东西都是坏的，连门锁也是坏的！柴油斜睨着小孟，想说什么又没说，他把一串钥匙在手中晃了晃，说，你去值班室拿件大衣披上，小心感冒了。小孟说，不用，你快开门吧。但最大的意外突然出现了，小孟看见柴油不停地晃着那串钥匙，就是找不到需要的那一只。怎么啦？小孟抱着双臂凑过去看他的钥匙，他说，不会是钥匙没了吧？柴油抬起头，从他焦躁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小孟不幸言中了，柴油说，见鬼了，见鬼！钥匙怎么没了？小孟几乎跳了起来，他说，倒霉！倒霉！我今天倒了八辈子霉了！他发现柴油的脸色很难看，但小孟顾不上他的脸色了，他搓着手跺着脚，说，我今天倒了八辈子霉了！柴油愣在那里，然后他突然向楼下跑，边跑边说，我先拿件大衣给你披上。小孟在气头上，他对柴油的背影大叫道，大衣有什么用，我要进我的房间！光是嚷嚷还不解气，小孟飞起一脚踹破了房门，他说，你们这种招待所，趁早给我关门！ 招待所里非常安静，除了外面的风声，小孟听见了楼下值班室里传来一阵忙乱的细碎的声响，小孟仰天长叹，心中充满了怨恨，然后他看见柴油慌慌张张地跑上楼，把一件军用棉大衣抛了过来，他说，请你别嚷嚷好吗？嚷嚷也不能解决问题。小孟披上了大衣，大衣还热乎乎的，柴油一定是拿它盖在身上睡觉的。有了御寒的物品，小孟的情绪稍稍地好转了，他看着柴油手中的钥匙，说，这下好了，你让我住在这里来，设施一流，服务一流，没想到是让我站在走廊上冻一夜！小孟看见柴油的脑袋开始左右摇晃，眼睛里喷出了一种可怕的怒火，那种怒火远远超越了他对这位前物理教师的记忆，小孟有点后悔他的过分的言

辞，但是后悔来不及了，柴油突然把那串钥匙扔在地上，然后他从走廊上拖过一把椅子，跳了上去。小孟知道他是要从气窗口爬进去，小孟没想到他会采取这个办法。他看着柴油笨拙地用手推着气窗，小孟觉得他不该让柴油为他爬窗子，但奇怪的是他的嘴里却冒出一句不相干的话，气窗肯定也锁死了。柴油爬在半空中的背部颤动了一下，然后他突然挥拳一击，咯嗒一声，气窗应声打开了。柴油侧转脸，向小孟投来轻蔑的一瞥。小孟躲开了他的目光，小孟歪着身子，从眼角的余光中看见柴油的头部伸进了气窗口，胳膊和微胖的身子则挤塞在气窗里，他的脚在门上晃荡着蹬踢着，小孟看见了他穿的那双式样陈旧的棉皮鞋，皮鞋的顶端裂了一个口子，他还看见了柴油穿的尼龙袜子，袜子上也有一个洞，他听见柴油在上面喘息。小孟这时做出了一个迟到的举动，他去抓柴油的脚，他说，算了，你别爬了，我来爬窗。但那两只脚有力地甩掉了小孟的手，小孟甚至感觉到了那两只脚上的怒火，然后他看见柴油的脚慢慢入了气窗，柴油的身体终于通过了狭小的气窗口，与此同时，一些灰尘从窗框上从柴油的毛衣上簌簌地掉落下来。柴油从里面打开了门，小孟站在外面，他仍然歪着身子，躲避着柴油的目光。柴油大口地喘着气，他说，进来啊，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？啊？我不是把门打开了吗？小孟站在那儿不动，他看见柴油向他冲过来，他突然有个错觉，以为他要打他，但柴油只是把他推进了房间。柴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，说，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？你是顾客，我为你服务，你把自己关在门外，我爬窗子替你开门，你还想怎么样，还想骂人啊？小孟的脸有点发热，他嗫嚅着，我没有骂你，我哪儿骂你了？小孟的肩膀又被柴油揉了一下。没骂就好，柴油说，小青年，现在上床睡吧！门是被柴油带上的。小孟听见他在门外捡起了钥匙，他把椅子搬回了原处，然后是一阵静默，小孟站在房间里，他预感到事情不会在静默中结束，果然走廊里突然响起了柴油的声音，柴油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一种痛苦的哭诉，他说，小青年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年就满六十啦！你让我爬气窗，啊？你让我爬气窗啊！

小孟在清晨时分离开了招待所，服务台后面的女人还是半睡半醒，她对他这么早离开表示理解，她说，没睡好是吧，我们这里原来挺不错，主要是要拆迁，最后几天营业，有点乱了。小孟笑了笑，说，反正就一夜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明天好好睡。小孟看见了值班室里的行军床，柴油的身子埋在那件大衣里，他看不见他的脸，只听见轻微的一阵呼噜声。小孟向行军床那边努努嘴，问女人，那个老先生是姓柴吗？女人说，姓陈，耳东陈，怎么啦，他态度不太好？小孟摇头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想问一下，他以前是不是东风中学的物理老师？女人说，以前是老师，是不是东风中学的，是不是物理老师我不知道。女人好奇地看着小孟，你是他的学生？叫醒他问一下就清楚了嘛。小孟摆摆手，说，不用了，我也不能肯定，他可能是物理老师，可能不是，我记不清了。女人好像对澄清同事的身份颇感兴趣，她说，叫醒他，我来叫醒他。小孟几乎是惊叫着制止了她的热情，不###小孟说，让他睡，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办，我该走了。小孟推开招待所的门，外面的地面上仍然是一片泥泞和冰雪，冬天的阳光照耀着这个久违的城市。这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凌乱的废墟堆中有没有保存他的足迹，这要去问废墟。小孟不知道。早晨的小孟像早晨一样充满了生气，昨天的心情留在了昨天。小孟确实有一大堆事情要办。他疾步走到街道上，意外地发现天城正是阳

光灿烂，而且太阳恰好挂在那座著名的宋代砖塔上。 一辆夏利出租车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在小孟身边转了个圈，司机的脑袋探出车窗，向小孟张望着。小孟慢吞吞地走到车窗前，问，你的车打表吗？ 这次小孟说的是地道的天城方言。

\*\*\* 【文学视界编辑整理】